



卡契諾列

古里亞著

吳知譯

列 諾 契 卡

〔苏〕古里亚著

吳 知 譯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958 •

ГЕОРГИЙ ГУЛИА

ЛЕНОЧКА

根据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6 年版本译出

列 諾 契 卡

(苏)古里亚著

吳 知 譯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11号

上海华文印刷局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書号 1596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张 4 5/8 字数 89,000

1958年1月第1版

195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定价(6) 0.38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蘇聯當代著名作家古里亞維爾根的朋友們和不幸的客人之后的新作。

作者在這部新著里，刻劃了一個叫作列諾契卡的姑娘：她美麗、純潔、熱愛工作、樂於幫助別人。她在農莊俱樂部的圖書館工作。平時，只要一有新書，不管天晴下雨，她總是立刻送到農莊的各個工作隊和莊員們的家里去。有一次，一個為了寫畢業論文，到農莊來搜集改良土壤的資料，寄居在她家里的大學生突然病倒了。她熱情地服侍他，為他治病。從此，這個大學生便愛上了她；而她呢，也對他產生了感情。但是她已有愛人，她覺得不應該再愛另一個人，於是便斷然地拒絕了他。大學生在遭到姑娘拒絕之後，痛苦萬分，但是還是懷着一顆受傷的心離開了農莊。

此外，作者還描繪到農莊主席和莊員們，為了提高谷物的產量，怎樣忘我地勞動，改良種植馬鈴薯的方法，改良農具，反對領導上的保守和官僚主義作風。

作者在這部新作里着重地贊揚了蘇聯青年對待愛情的正確態度，蘇聯農民熱愛祖國的崇高感情；抨擊了官僚主義和思想上沾滿腐敗灰塵的懶漢等等。這些，對我國讀者都有著極深刻的教育意義。

关于作者

盖奥尔吉·德米特里耶维奇·古里亚在1913年生于苏胡米。他的父亲德米特里·约西福维奇·古里亚是阿布哈兹的民族诗人和文学奠基者。

盖奥尔吉·古里亚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在萨根发表于1930年，同时他的短篇小说和诗开始在一些报纸、杂志和小说选刊上刊载。

盖奥尔吉·古里亚于1935年在外高加索交通运输工程师学院毕业以后，便立即完全投身于文学艺术。就在这一年，他得到了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①人民委员会苏维埃艺术事业局局长的就职委任状，一直到1945年他都是阿布哈兹苏维埃作家协会的主编。

1936年，年轻的盖奥尔吉·古里亚发表了中篇小说报仇。一年以后，又出版了他的小说集篝火边的故事。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盖奥尔吉·古里亚继续他的文学活动，并且出版了他的诗集。

中篇小说萨根的春天乃是三部曲萨根的朋友们的第一部——三部曲的其余两部是可爱的城市和卡玛②。这些作品反映了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生活。中篇小

說不幸的客人（1950 年）敘述了阿布哈茲人民過去的生活。
1954 年，十月雜誌發表了他的新的中篇小說列諾契卡。

蓋奧爾吉·古里亞在人民民主國家游歷以後，出版了在什基別里地方，在楊古斯的土地上等書，以及一些獨立的短篇小說和隨筆。

蓋奧爾吉·古里亞也寫了些兒童讀物：如他已經出版的短篇小說集熟悉的街道和美好的日子。

格魯吉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給予了作家蓋奧爾吉·古里亞以功勛藝術家的稱號。

（譯自蘇聯國家文學藝術出版社 1956 年的

蓋奧爾吉·古里亞中短篇小說選卷首）

① 格魯吉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一個自治共和國。

② 三部曲已由新文藝出版社於 1956 年出版。

路在森林里伸展过去。我决定在又高又大的松树蔭影下休息一会儿。我把一只棕色的人造皮手提箱摆在鋪滿松針的柔軟地上，用手帕擦干流滿汗的臉，深深地吸了一口充滿松脂氣味的森林空氣。

伏尔加河畔的輪船碼頭，遠遠地落在後面了：我勉強能夠聽到一小時以前我乘的那般輪槳式輪船的低沉汽笛聲。

這是個炎熱的夏天。伏尔加河兩岸已經很久不曾有過這樣炎熱的六月天了。廣闊的草原上空，從清晨到深夜都濃霧弥漫。野草依然保持着碧綠的顏色，看來，這簡直是奇事。草上蓋滿一層厚厚的黃色塵埃，它渴望着雨水沖洗。

森林里十分乾燥。這兒一絲風沒有。再說，風哪能吹到這兒來呢？林中空地上，聳立着杜松，甚至連它那柔軟的細枝也不微微擺動一下。看來，只有螞蟻才不覺得夏天的悶熱。它們在手提箱的周圍爬來爬去，有一些已經爬到了手提箱那斷了的、但已經用粗麻繩馬馬虎虎扎好的把手上。但是，在這兒，它們沒有找到一點兒值得留戀的東西，便匆匆地爬到下面地上去了。

我的心情不僅不壞，甚至可以說很愉快。我現在是去實

习——这是毕业考試以前的最后一次实习，所以，我已經感觉到，我只差一点儿就是个农艺师了。我在准备到威索柯伏村去实习的时候，正象人家所說，好象怀着微妙的心情去赴第一次情人约会一样。这一次实习，將决定我的毕业論文的命运：是一篇內容丰富的毕业論文呢，还是一篇平凡的毕业論文。改良灰化土壤的問題，使我焦急不安。这是一个重要問題，也是一个巨大的問題。因此，你就会不由地产生这么一个念头：当然，如果你不依照学生的方式，而象一个忠于自己的事业的农艺师那样，認真去研究問題的話，那你也許就会成为一个偉大事業的参預者。

我似乎已經开始在用农艺师的眼光观察一切了。这是自然而然，不由自主的。譬如說吧，我一路走去，在我看来，那向两旁伸展过去的，已經不是單純的田地，而是小麦，裸麦，燕麦，或者亞麻的播种地……或者假定前面是森林，那对我来说，也不仅仅是松林，而是跟“綠苔松树林型植物叢”有关的針叶松树林。我細看着地上的綠苔，斑斑点点的地衣，黑莓和越橘。当时我就理會到，这儿的土壤不是砂土就是粘土。因此适宜于各种不同的植物……

我休息了十分鐘光景，便繼續向前走去。大路就象用尺画出来似的，但随后又向右首急轉了过去。稀疏的松树林間，出現了一些白樺。它們一小叢一小叢的，就象不敢接近那些粗壯的松树似的。白樺树的疏朗蔭影里，散布着一群牛。一个牧童躺在灌木叢附近。

“喂，小朋友，”我向牧童喊道，“到威索柯伏村还有多远？”

牧童猝然一惊，迅速地跳了起来，莫名其妙地向周圍望了一望。显然，他是被我喊醒的。我只好把我的話重說一遍。

“到威索柯伏去嗎？”牧童用悅耳的細嗓音問道。

牧童慢慢清醒過來了。

“你大概睡着了……”

牧童搖搖頭，看來，他堅決不願意接受使自己受屈的冤枉指責。

“我沒有睡着，”牧童果斷地說道。“只是這樣……我躺着想心事……威索柯伏在那兒……”牧童向大路伸展過去的那個方向擺了擺手。

“有多遠？”

“樹林後面，有一條小河。小河岸上就是威索柯伏。”

“那你叫什麼名字？”

“阿廖什卡。”

牧童身材瘦小，兩頰緋紅，穿着一件補綴過的舊短衫，打趣地眨着眼……他很象我童年時代的一個朋友——兩個人簡直一模一樣。我仔細地端詳着阿廖什卡，這就象真的使他惶惑不安了起來……

“阿廖什卡，你剛才在想什麼心事呢？”

阿廖什卡一言不發，執拗地沉默着。

“如果你不願意跟我說話，那就再見吧，”我說道，“同名的朋友，再見！”

阿廖什卡熱得懶洋洋的，重新躺了下去。我想，若是能够象牧童那樣，躺在芳香的青草上，閉上眼睛，想想某些事情，該

多好啊；若不然，就回忆自己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情，那就再好不过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的头脑里总有一些不愉快的念头糾纏不清。所以会如此，那應該归咎于阿廖什卡。我順着陌生的道路慢慢儿走去，換一句話說，我的思緒已經飛到了远方。你們以为我的思緒在哪儿呢？在保勃魯依斯克。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代，想起了十四、五年以前的日子（根据我的想象，这是一段相当長的，占去了我大半輩子的時間）。我回想起1944年在前綫牺牲的父亲。現在，他好象还在用坚硬的胡子触我似的……我从小就熟悉的街道，学校，游戏和小朋友們，又都在我眼前浮現了。我的小朋友中間，有一个很象阿廖什卡……后来便是疏散人口。在柯斯特羅馬的新生活……接着又是童年时代和游玩。我感到忧郁，这也許是因为疲倦的关系，若不然就是經過輪船上的一番拥挤之后，森林中的寂靜使我受到了影响。昨天夜里我只睡了一会儿：开头，在碼頭上等船，后来找到的位置，又很不舒适，因为那个位置在甲板上別的旅客的行李堆中間。除此而外，又赶上这炎熱的天气，在这尘土飞揚的路上艰苦跋涉。媽媽常常說，我在疲乏或者飢餓的时候，就会变得一点儿耐心也沒有。的确，我已經非常疲倦了。

这里是森林的尽头。蜿蜒曲折的小河，在很深的窪地里閃閃发光。路向下面伸展。小河的那一边，稞麦田的尽头，出現了一座村庄。

我走过那座搖搖晃晃的小木桥。走上陡岸的时候，好容易支撐住，才沒有往后倒退，跌到碧清的水里去。我力求不望

那淺灘上淙淙地流着清冽水流的小河。

过了二十分鐘左右，我已經走上了村道的头上。我的左右两边是两排年久失修的农舍。农舍的窗框上漆着一层叫人欢喜的奇怪图案和鮮豔的色彩。我东張西望地寻找紅色的鉄皮屋頂，因为有人对我說过，这仿佛是威索柯伏村唯一的一个鉄皮屋頂，但是我却找不到它。于是，我便順着尘土飞揚、高低不平的村道向村子的另一头走去。四周一个人也沒有，因此，也就无从詢問我所要找的那座屋子在哪儿了。

不久，伏尔加河的景色便呈現在我的眼前：曲折的河流平稳地向下游流去，在浸水的牧場的狹長地帶后面，形成一个巨大的弧形。我的左边，隱約出現了一个小市鎮——区中心——的碼頭。

伏尔加河后面，是密密层层の森林。它們有的是深綠色，有的是淡綠色，有的还杂有黃色的裂縫；它們一直伸展到地平綫上。在极其遙远的地方，森林变成了淡紫色和天藍色，甚至一眼看去模模糊糊，不知道是森林呢，还是浮在大地上空的云层。

“紅色屋頂究竟在哪儿呢？”我自言自語地說，同时向那条沿着伏尔加河陡岸伸展着的街道走去。在村中心的那幢两层楼屋子是学校。学校对面是俱乐部，俱乐部附近便是村苏維埃。

那幢紅色屋頂的屋子終於找到了：它就在村子末尾的陡岸上。我向前走，深信自己离目的地已經不远了。

从外表来看，这幢屋子似乎并不十分陈旧。三扇小窗子对着街道。玻璃窗后面，摆着几只用白紙裹着的小花盆，花盆里种着常年不变的天竺葵。屋頂已經被太阳晒得褪了色，大概很久沒有上过漆了。台阶的木級已經有点儿傾斜。有几只母鸡在用籬笆圍得非常馬虎的院子里，懶洋洋地走来走去。

我踏上台阶，敲了敲半开半掩的門。但是沒有一点儿动静。我咳了一声嗽，好再一次地讓屋子里的人知道我已经来了。屋子里仿佛一个人也沒有。为了讓屋子里的人可以听到，我便用拳头推門；屋里有什么东西响了起来，接着便是轟隆一声，仿佛是一口大鍋掉在地板上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背后发出了一陣慌忙的脚步声。

“我的天，”傳來了一句嘶啞嗓音的話，“大概是想拆屋子啦！”

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太太走上了台阶。她那对象黑醋栗漿果似的眼睛非常灵活，那張被太阳晒黑了的、滿是細皺紋的臉上，挂着和藹的微笑；同时，她說話的口气却流露出異常的不滿。

“我要找米拉伊达·亞历山大罗芙娜·薩里珂娃，”我用抱歉的口吻說道。

“要找薩里珂娃嗎？”老太太有点儿譏笑地問道，就仿佛这世界上根本沒有薩里珂娃这么一个人似的。“您为什么要拆屋子？人家好不容易才盖上这个鉄皮的屋頂。屋子不是您盖

的，不許您弄坏它。你們这些年輕人都是一个样儿：一点儿不知道尊重人家的财产……那末您究竟是誰呢？”

老太太打我旁边走了过去，把門开得大大的，就象是請我进屋一样。我遺憾地看看自己这双滿是尘垢的皮鞋，因为她會說，您应当把皮鞋上的尘垢擦擦干淨了。

“您进来啊！”老太太不耐煩地說道。

她讓我在一間光綫充足、收拾得干干淨淨的房間里坐下来。房間里靠牆擺着一張床，床上鋪着有花边的被單。桌上攤着一條色彩鮮明的、絲綫綉的台布。收音机旁边的床头櫃上，擺着一小堆書。不知为了什么，我認为收音机是坏的，因为它給一小块桌布和一些貝壳裝飾得非常好看。在面對进門的牆上，按照古代的风俗挂着几幅神象。老太太看到了我的好奇的，而且可能不大恭敬的目光。

“您別看那儿。不信上帝的人，用不着看……这么說，您是要找薩里珂娃嗎？”

老太太用她那双干癟的手支着下巴，怒冲冲地望了我一眼。于是我又說了一遍，我要看米拉伊达·亞历山大罗芙娜·薩里珂娃。

“好吧，那我就是薩里珂娃！”老太太高声地說道。

“我就是来找您的，米拉伊达·亞历山大罗芙娜。您还记得斯托罗日夫嗎？去年夏天他就是住在您这儿的。”

“怎么会不記得呢？那边那个小房間就是他住的，里面还挂着一些图画呢。尼古拉·伊凡諾維奇是个好人。他为人庄重，而且很有果斷力。”

“米拉伊达·亚历山大罗芙娜，我是斯托罗日夫介紹到您这儿来的。他对我說，阿廖莎^①，你到了威索柯伏村，不必去找任何人，就住到米拉伊达·亚历山大罗芙娜那儿去好了。”

“謝謝他的好話，”老太太說道，同时狡猾地抿紧了嘴唇，語气也变得溫和了一些。“这么說，您也是一个画家了？”

我否認了她的話。老太太怀疑地眯縫着眼睛，而后仿佛希望証明我的話是否正确似的，把目光轉移到了我那只孤零零地摆在屋角里的手提箱上。

这个房間不仅光綫充足，而且洁淨。只是門厅里散发着一股霉气，另外好象还有一种酸白菜的气味，这使我心头非常不快。这种气味不时地侵襲到这个几乎充滿着天竺葵濃郁香味的房間里来。

“米拉伊达·亚历山大罗芙娜，我学的是农艺。我是个大學生，是从柯斯特羅馬来的。我要在您这儿住一个月。听說，你們这儿劳动組合的主席很能干。”

显然，米拉伊达·亚历山大罗芙娜对主席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

“能干倒是能干，”她模稜两可地說道。“他怎么会不能干呢。我們这儿的人都热爱劳动，懶汉也就只好辛苦点儿了。”

“米拉伊达·亚历山大罗芙娜，您要求太严格了。这一点，斯托罗日夫曾經告訴过我。”

① 阿列克賽的小称。

“我严格些什么？我喜欢暗自唠叨，嘀咕，可是生活本身却依然这样，所以我們的严格就变成了这么个样子：你說你的好啦，反正誰也不会听你說的。譚佐諾夫又怎么样呢？他在他的办公室里摆摆手，我們就得到田里去作牛馬。”

我怀着一个还没得到房东同意的房客所应有的敬意，听她說話。

“我这是跟您聊些什么来着？”老太太恍然大悟道。“这么說，您是从斯托罗日夫那儿来的了？他怎么样，还是在画伏尔加河嗎？”

“为什么只画伏尔加河呢？他画伏尔加河，也画許多別的东西。”

“他还没有結婚吧？”

“沒有，米拉伊达·亞历山大罗芙娜，他依然是个單身汉。”

“他不会結婚了。”老太太說道，同时她深信她的断語是正确的。“象他那样年齡的人要結婚是有困难的。那就是說，他光是动腦筋干正事……至于結婚这件事儿，似乎并不需要动腦筋似的。”

“米拉伊达·亞历山大罗芙娜，难道是这样的嗎？我的想法却完全跟您相反。”

“当然是这样的罗。他所以不想結婚，也就是不願意陷入家庭生活的泥坑里去。既然知道伤腦筋，那又何必結婚呢。真的！”

她那套奇怪議論的确使我覺得可笑。

“哦，斯托罗日夫还对您说了些什么呢？”老太太問道。

“他說，她是个好人。他这是說的您。他还称贊过您的屋子呢。他吩咐我不要到別人那儿去，只要到您这儿来就行了。”

“哼，您这是說謊！”老太太高声嚷道，看样子，她是个好听恭維話的人。“我看透了你們这些人：你們最善于說空話。你們把什么都說得天花乱墜，可是我这个倒霉的老太婆完全懂得你們的這一套。”

“老大娘，您怎么啦！”我說道，她那奇怪的責难使我失去了勇气。我从衣袋里把学院的証明文件掏了出来——这可以証明我的身份和工作——摆在桌上。

“象你們这样的文件，我知道得还少嗎？”米拉伊达·亚历山大罗芙娜說道。“再說，任何文件都可以編造的。我們的譚佐諾夫，一天工夫就可以写上一百張这样的文件。大家都知道：紙上随便写什么都可以。”

我明白了，可能有人欺負过老太太。但是，我怎么也捉摸不到，我的过失究竟在哪儿，是什么东西促使她这样怀疑我的証明文件。可以想象得出我是多么窘了，甚至连老太太都怜悯起我来了。她說道：

“我不能說您有什么不好。您这个人，照我看来，是个有决断的人，也不是个孩子。也可以看得出，是个好人。您叫什么名字呢？”

“我姓伏尔斯基，叫阿列克賽·斯捷潘諾維奇·伏尔斯基，”我乐意地回答道。

“那末多大岁数？”

“二十五岁。”

“父母都健在嗎？”

“父亲在战争中牺牲了，母亲住在柯斯特罗马。”

“您的母亲大概在工作吧？”

“她是个医生。”

老太太双手交叉地搁在白桌布上，沉思起来。她的脸变得没精打采，脸上的皱纹好象也增加了些。

“这么說，您是到集体农庄来的了？”老太太的眼睛对我一瞥，說道。“这是实话嗎？”

“完全是实话！”

“我們村庄里您有熟人嗎？”老太太繼續問道。

“一个也沒有。米拉伊达·亚历山大罗芙娜，我是我的第一个熟人。”

“难道斯托罗日夫什么都沒有对您說嗎？”

“您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么說，您是从学院里来的了？”

“是的，我明天就得去找譚佐諾夫！我有些事情要找他談談。米拉伊达·亚历山大罗芙娜，您难道不相信我的话嗎？”

“啊呀，谎話的寿命是不会長的。”老太太低声地嘀咕道。

“米拉伊达·亚历山大罗芙娜，我用不着瞞您。”我憤怒地說道。

“好吧，您就住在我这儿吧，房錢和斯托罗日夫出一样的好了。阿列克賽·斯捷潘諾維奇，走吧，我送您到房間里去。”